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獻集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王允中

謄錄監生臣黃廷鳳

謄錄監生臣張裕德

文獻集卷五

元 黄溍 撰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為用其微矣乎輶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薮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澶漫無屬至其使幽人狷士有適而不懟或

者舒揚振道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顧謂其如瑶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嗇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為詩其亦所謂瑶華琪樹者非耶茂卿平居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一踰里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予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窺其奥茂卿既死訪遺槀其家亦竟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次嚮所僅聞而可知者為五七言古律詩如干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邃激越其嗇於用與否予固

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孑孑焉自窮如此有可為追惜而悼慕乎然予聞之荆山之韞豐城之閟必有俟以彰其用雖玉烟劔氣非窮山腐壤之所堙滅物之顯晦固繫其逢哉序而藏之庸俟知者不復茍為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為甚非謂夫賤且拘之為病也餼膳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

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哉葢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為者而今也惟以其占籍為斷焉耳方儒服俎豆蝟然勃興而秀人碩士不得業乎其間者比肩而是彼施施焉于于焉逸居飽食而肆其力于負販技巧者豈亦少哉幸而有能砥礪激發稍自出以售於世或者且將縻之以簿書束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效其所短譬猶任劉累以飯牛責卞莊以搏彘抑又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葉君幼而學壯而行未始一日而去

夫黨庠術序可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予觀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騎而爭險于猱狖也躍乎若丸飛而矢决也欻乎若揚飄風薮鉅海而高颿大舶出没後先也僑稱嶽譽踊溢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業而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邪今方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傷之士咸相與侈為歌詩以識其别而鄉先生朱公序之備矣予固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弗歆羡而贊慕乎雖然予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

著吾志庶幾乎君無輕於去就而若子之有所羨慕也哉夫以君之絕藝殊能宜有不止於豢龍刺虎者若將以戲游出之則非予所知也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為似夫子而師事之矣他日雖以不能對諸子之問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必曰有子焉彼其失孔子未久也於質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如此則凡後孔子千百歲而生

而見夫隆顙者升肩者圩頂者河目者面如蒙倛者將皆趨而拜之不暇況其子若孫之克肖者乎厥今孔氏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原性命如子思者予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世有名某字周卿者予所識也周卿主教吾烏傷三年矣當以秩滿升去烏傷之士莫不華其行而惜其去予竊以為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地之無獨載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顧豈私其家者邪誠令流風餘澤之所存必孔子謂宜列之公

台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國人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予固未敢遽以吾周卿為賢於有子不猶愈乎隆顙升眉圩頂河目面如蒙倛之偶同者邪周卿行矣予之屬望於周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思愛助之意既形于羣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為舉子業者劬躬苦思敝敝焉穿穴乎經史百氏

之書憊不得休垢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强而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篡羸糧筍書呻呼踊躍合乎京師以鬬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輒弗利又未嘗不闔戸塞竇益淬其鋒鍔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為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俾輒試於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之庭于是天子亦且閔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為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訓蒙之識輒升而居其任

可不謂大幸與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禄食之富豈若夫冒險途觸畏景挈挈然亟往亟返連蹇困踣沈鬱而無聊者哉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摻觚擘牋以歆豔乎徐生之去也況夫嘗自拔于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且久者能無所致其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為向之求于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峩冠大裾于于揚揚執經以升于

高座則人之期君將有大於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
幸其所易而忽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
而無怍焉可也尚何文學掾之足云珠玉在前予無以
復進敢道其所望于生者置諸篇端云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奧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恒譏
其去尊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厥今薄海外內
郡縣所寘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儀從之盛

往往視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于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無以獨異于人也夫何世儒又有訾乎其用於時者以為釋氏之宇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宜遂遂然惟印組之為務也嗟乎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且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斂其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且能者宜為世之所不捨矣浮屠氏寧于是而復與人異情邪若直師之負材傑

鶩庶幾不見棄于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於甬東甬東之人苟隷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命承事之久矣是宜于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衆矣其行也猶有冀乎吾徒一言以為贈夫豈自歉于其道而思有異聞乎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為性而道之所以為本也其為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為異也而吾且安取異哉顧其蒙詬于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甬東之文學掾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諗之其以吾言為咈畔矣

乎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於仙經地志者天門閬風丹丘桐柏而南田號曰福地好事者率病其幽遠險絶莫適至顧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峰水泉花藥竹箭之美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乃有巨石五六相積壓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劣可坐十人旁睨四

山屏嶂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縹緲可睹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即凡觀遊者恒用為稱首予佐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斯臺抉剔蔽翳求昔人之遺刻既漫滅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杉松蒼翠䆗桶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款而休焉因相與飲酒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為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邪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有游息之物以養其

觀聽而發其意慮畢高遠近物之不齊者也夫茍無累乎物斯異方而同得者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南園以為石臺故事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在太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者其于當元符崇寧間咸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逮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為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尚書最

貴顯尚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為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潜生也後弗及睹夫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册散落已久所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大辭令大褒貶存于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于詠歌謠誦之間纎悉委曲見於詩為最備喜誰寤言馳驅灑埽葵棗瓜壺苴荼之食為事至微為物至細聖人以之列於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並傳而不廢者厥旨深矣而况宋三

百年蔣氏實與之相終始誦其詩而尚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槩見豈可忽哉凡其為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宣獻樓公既為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昭先復纂次其續集俾滔序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勿替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秉筆之士尚不一書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為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於周之大夫

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雖鼎未遷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於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並存者亳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于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於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遊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於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歔欷低回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

聲歌凡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
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
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他文人藻飾濃
麗以為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絶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
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臯父素以風
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槱梓懼時無知
先生者不敢輙以遺稾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
以遊先生門最早知其不朽者甚悉既緘辭銘其墓且

探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為九卷屬永嘉尹趙敬叔刻寘縣齋以湝辛嘗及先生之門俾來俾為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湝所為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龔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塘覽所賦詩識以二十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湝復何云哉先生方氏

諱鳳字韶父娶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予始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他日過歷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為詩嗚呼兹其所以為先生與先生葉氏初名某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於是枋國者方務隔絶後進筆墨豪縷之異扶摘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遣而歸其明年枋臣南還又明年而三宫北上矣先生既悵悵然無所售其技

重山密林窮居而獨游餘四十年凡古今事㑹人物至於卉木魚蟲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於詩故老往往不忍讀後生聞之漫不省為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也大雅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槱山材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失得若無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升歌為清廟欲為薪之槱之之棫樸又不可得而為空谷之白駒而遂為黍離是果孰使之

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東猶有祿食而服事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久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為異於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早健語意之姸拙所未暇論也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為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

自海塲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别於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淳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葢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吕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吕氏為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人自為書角立競起吕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温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

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為説不皆與唐氏合其僅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吕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吕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於大道隳裂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蔽錮為其詬病也家鉅淪没晚後無所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共傳為信

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壹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予取以為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望于順甫則厚矣他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於鄉校尚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

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為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敬輿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于性命其遺文之僅有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選為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於書未嘗務為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碍不亦知道之君子

哉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學也舍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為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問而答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末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起而以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為然

乎庸因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為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己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三易皆掌於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猶為卜筮之書漢興言

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為施孟梁丘其别出為焦贛為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為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為理學近于費數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置同異於其閒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為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

士不阿以為同則矯以為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為阿異不為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為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鑑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

而禮其為法至詳且密其為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於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礲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久矣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緝以為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

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為資身譁世之具切近之意微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守鑑若干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于生則

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為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於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鑠金凝土弓車皮玉畫繢之事雖藝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之法無述焉蓋其於書三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士大夫生乎書同文之時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盍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者搥胷而嘔血

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徇於今之厚而徵於古之略也予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而觀之因取其所不録而雜出於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為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闕軼之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觀錢塘吴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於二十又五卷書之為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慆邁而予之不能從事於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于閈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

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君子之游於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為序庸俟覽者詳焉

陸氏藏書目録序

吴郡陸君居闤闠中四壁之外輒與賈區直君殊不以為溷一榻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氾勝虞初旁行敷落百家衆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

焉忘其為居之隘也君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别為之目録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粱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為生養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蹯可以為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蜩范蚳蝎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

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專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為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録之所由作也柳子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茍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尚無以秦人之炙易吾之炙也哉

錢氏科名録序

滑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為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于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光榮而以為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没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為存也是不亦可深長

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國朝著取士令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没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藉田令與溍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溍使為之序而溍顧謂科名有不足獨恃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

自警也夫

送王照磨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西鹽筴法久而弊議更用官糶之法如淮南法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涖於四明蓋君嘗掾六察以為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亡何中臺復奏署君海南憲府掌故豈以為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才耶嶺海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於出納之事者矣國家宵旰

求忠賢智能之助用輿太平侍從近臣爲君知己非直如狗監之知子虚而已君之陟清華陪禁密固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於嶺海間者乎未知一掌故果足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焉斯已爾成康盛時皮角筋骨之斂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之市皆掌於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賈四命之大夫實長而司之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爲憾焉者故其詩曰藹藹王多吉

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不然則汲都尉之恥縣令而薄郡守蕭太傅之雅意本朝其於道之窮達何如哉予幸以督運吏託官聯於君觀君之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才必不苟動其志枉其道也是故於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耀者為諛說而獨識其屬望之私於羣公篇什之端焉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胄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胄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闈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適滿六歲乃得預流内銓其閱歴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强而仕矣蓋古之為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諉之未及强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脩

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州是特資以為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予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為師國學之政總于大司樂而論說于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勿專也鄉學之政總于大司徒而朝夕坐於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勿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城司城豈亦仕焉而已者邪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

道剡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爲子起矣他日剡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剡之得師自鄭君始顧不避與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爲道其職分之宜爲者以告之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爲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爲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

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閒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愧辭乎抑予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為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為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

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絶書而上之人所宜褒嘉之者遂著于令逮至我朝史臣序禮典為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兹非所謂禮以義起者邪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奉為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於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于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夏生文稾序

予筮仕寧海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毋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持省檄起先生為考官先生又不就辛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于古文蓋與予别十有六年

乃相見錢塘示予以所為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為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鉤摭其片言隻字為之品評而獨論次其生平之大槩如此他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尚因予言而有考焉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為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為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奪於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訖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潛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間嘗獲升玉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

搖落而百年之喬木欝乎蒼蒼過而息焉猶為之低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玉齋之子是為雲卿與其羣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椽睦學蓋呂公過化之地乃今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卿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睦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于雲卿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皇上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恵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

家庭淑艾之私為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卿所宜盡心也雲卿行凡朋從咸以詩送之濳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為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吴良貴詩序

巽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吴氏括吴先生善父粵謝先生臯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為人所尊師

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為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笑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偃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貴游俯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與時浮沈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

予亦老於州縣屛迹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廼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為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無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顧獨逡廵遠引恬處下列瞠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為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三銓秩不滿于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于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為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為厭其出處之

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為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為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為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既游于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為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

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為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

然之恩薫陶鼓舞優柔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既不必羣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盻盻焉疾視其長上尚安望其親且樂耶黄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亹亹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

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為不易又以見夫土風士俗視他邑為猶近於古也乃為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從考質以祛所惑聞錢塘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竊嬴糧笥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聆緒

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
志歐陽詹何着事未嘗不有槩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
而去其親蓄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
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為士而生於師
廢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
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于學海攬夕秀于詞林有日
矣今方奉晨昏於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
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屬兹昌辰崇

椎而黙浮三歲大比裒然前列必信之士也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斂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葢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矧如予之孤陋能無所歆羡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于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懐以為臨别贈言之首云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馮氏名易安大名南樂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開之孫湖州録事汝弼之子武寧縣尹李君如忠之

繼室也李氏故為金之宦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
仲略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景雲御史中丞祖曰先永
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家于越君初
娶探馬赤氏有子曰某生十年而特默齊氏卒録事君
時任越之莞庫以節婦歸焉僅再期君遽以疾卒大德
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殁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
奈何節婦引刀斷髮誓靡他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
其子二人任甫一歳伏方娠後兩月始生汶上之族及

特默齋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貲合内外屬南來悉取其蓄聚而攜其子某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為弗與較四壁蕭然室惟兩柩而已閭巷之人莫不哀之節婦有姨母事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柩葬城東北蕺山下録事君念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爪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録事君知不可奪為養女求贅壻以周給之蓋其嫠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還李君曁特默齋氏之柩返葬汶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

政事王公實為之銘於是南北聲問阻絶已久宗姻里黨意其必已更適人或疑為死矣聞其來皆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丘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時名人多為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襃表者無地無之其遭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能伸已之欲為若馮氏者幾何人哉庸直書其事于卷首俾覽者知其賢與他見襃表者固不侔也賛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送楊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國朝以其戸口殷大昜縣為州仕焉者往往憚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恩意日益衰薄愚民無知苦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懐疑飾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也畀時之賢守有為之樹碑者有為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甞一日亡况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或處而以尚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為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美治之

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為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楊侯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於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徙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歳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嬈而與之相安于其事不致疑于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友士民咸惜其不可留凡工文

者共為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他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為漢儒林傳凡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衆盛葢可想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嗇夫黄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乃舉賢良始以

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龔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衆盛如彼而其爲循吏止若是邪粵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於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節槩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漢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媿古循吏者吾元凱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冑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爲郎祕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表以爲名其治務簡易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

至峻急刻深而姦豪讋伏或自愧悔歸于善良暇日則脩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歟否夫以西京人材之衆盛内明經進而列於循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浸渝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為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樗壽甫者予友也善為詩而不苟出獨于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

矧今明良相逢一旦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所施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黄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元凱之為人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光榮逮夫運去物改故家喬木幾

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後出如芝蘭之在階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邛髙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參以文學顯沔州以忠節著其歸後魏氏者是為文靖公道德論議世所師尊而沔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戶嘗烜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於沔州為曾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茍自售而與時浮湛於韋布之間顧獨惓惓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蔵護惟謹盖承之欲世

其世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游於京師王公貴人誠為之知已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承之始豈直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為賦詩而徵予言為之序爰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

文獻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獻集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傒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周瓊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文獻集卷六

元　黄溍　撰

序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由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檥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為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

暇日過予輒為之太息不已後予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為廵官括蒼山中進則降氣畀色以偵伺其上官退則與邏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烟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甞不為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嫠郡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與予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予盍以一言志其别夫任人之道必其材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才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為士而不

得守其職業豈獨予與子貞然哉今天子明聖慎簡輔
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
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為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
為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
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
累矣予故發之諸生也他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于鄉
校覩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為慰幸又奚止向
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錢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久次者必員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令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安道自臨川攜其子而來既俾奉贄堂上以禮見顧以限於常負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願得一言為别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

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國家施教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予所為太息而未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為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

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别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葢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況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二縣而治白馬

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他傳記得東郡事
參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滑庠之滑竊惟昔之
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
以知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訓之官焉小史
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
誦訓之官焉凡皆達於朝廷而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
士大夫之汎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

於志而未嘗領於王官有司率謂非吏議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為已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覈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應遺文軼事不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況其大者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耆哲為是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為書纂輯也備考据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

古今文華事實沿革之故下可俟采録而垂之無窮豈託於空言以為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濬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為一州之榮觀也

科名總録序

登科有記尚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衆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遽數也取之衆則其來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於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者焉則今之上於春官者皆昔

之宜登于天府者也況夫或被特恩而躋顯仕為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名無所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裒然偕計吏來京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萃國朝凡預鄉薦者之姓名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録蓋以士之歌鹿鳴而來亦一時之榮遇非謂祖宗菁莪豐芑之澤為止於是而已也上方宵旰渴士赫然下明詔網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彦有

未盡在吾彀中者乎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亦以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知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序焉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稿者若干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

似而不失其高為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為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為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蘖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之效著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韞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與代

事頗諱言之盖自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
文治日興為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
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
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
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為序稱之曰竒材而又勉之曰
未可以是為足其望克紹厚矣兹不復云

送吳生歸黄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

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觖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為言也豈茍然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為能贈人以言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為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躋攀分寸者亦得後為榮遇

以夸示乎庸人獨于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人不能為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觖望而去果何為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為人好脩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已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鮮禍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為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

東南五千里距海之上懼夫離羣索居無所恃以為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之變遷念川途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塘辱與予游者僅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為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

故猶執弟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
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
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為言于上
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
贄升堂與予為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
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别予將何言哉予聞
古之為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
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

教者不徒勦取前人之成説而漬告之也苟惟勦取前人之成説而漬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為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為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葢今之為師者曰我之資歴當為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為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為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為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説無待予勦取而

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他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於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為然乎否乎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置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

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遥制朝廷暨入揆相伍引援私人布列要途持權自恣益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為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賁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貸責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率皆瑟縮顧忌噤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苦嵩之之專而未知所處念公

素强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瓚胡清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為肘腋亟請寢公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决也公既引見連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潛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為引例之地尤中其姦於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相言適剴切理宗悟嵩之訖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

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憖遺遽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蹇匪躬至其崇論宏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于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迨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採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總二十有七篇以授滑使志諸篇末庸俟後之秉

史筆者他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晉之攢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為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亡為興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郵典則同一惻悼之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内翰程公許所撰墓誌既稱公感末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嘆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

家所當知也故并著之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盖古者盛時之為詩薦于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于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為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

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慨於心莫不爲之發憤壹鬱嗟嘆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

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畢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溪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襃貶而存勸戒者人為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于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

秋固可迭相為用乎公殁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
先生謙張君樞為序以傳不鄙謂某盍為後序某竊觀
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為言至約而有
關于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
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
簡以驗于同志其亦以為然否公諱鏊字秉國其父兄
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别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況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於經傳而雜出於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寖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于小學之書而其弘綱大義微

文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略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絶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為鍾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為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鍾律别為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稾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

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為作也某竊覩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一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于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為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為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極高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為皆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

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某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為序某獨遡其源流之自以為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霽峰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閟藏而復出以為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言

以俟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揜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閟藏者人亦不能閟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為縣在東南斗絶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瓌偉之士隨所受之豈嗇發而為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贍而弘麗往往各名其家霽峰李先生則並游乎英傑之林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漕闈

籯糧筒書而来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為其第一
曁登名於天府筮仕於邉邦則國步已艱運去祚移杖
策東還屛迹海上簞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
先生者强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
館閣諸公咸共嘆賞交薦于上擢教授杭學而其賦遂
為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黄巖州
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於大撰着由是學
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甞上書闕下懇懇數千言

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稿具存他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横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濫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髙壽終又十有五年某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臯始裒輯遺文詮次為二十卷俾某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閟藏者人亦莫得而閟藏也

哉昔揚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為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歿既久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茍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為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即其閟藏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為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淯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某既誌于墓上兹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某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為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茍而流於謟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羈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湧溢疊疊

不已時出為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

西山真氏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為已之學刮摩淬礪日

長月益訖為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黃

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

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

目染其微詞與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

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為最盛然自何氏以來

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値文運之聿興

始以才自奮浮沉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為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悉之精援据之博議論之公視古人可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已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沈裒其詩文彙次成

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於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夙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録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為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

已卒他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故久次進職編摩而某忝繇常調供奉詞林遷屬史氏與公為同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扈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隅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而公用辟舉入臺後十有闕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某方倦游不俟引

年預請納禄而歸實受釐於屬郡辱公臨貺者再握手道舊故殊款洽今年春公以御史召赴闕士之見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繾綣之意俾某序於篇端蓋古者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廵按郡縣而糺其過失凡刑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涖焉若夫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於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之材且賢而為諫官韓

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譏之或貽書以誚之逮其上疏伏閤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辛以諫顯然後知其始所以不言者不欲徒為細碎姑以塞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服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乂安固非有闕政之可議主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虛心納采片言不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世之務擢置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茍渉於

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末治綱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他日聞朝廷有骨鯁之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某雖衰退無從載筆立公下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蹈詠太平於畎畝之中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為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

僅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皇元統一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某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於古循吏者清江周侯其庶幾乎先是為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贄納謁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為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卻之是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糧而隱匿飛并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鉤考之勞一無所憚期月而簿書井井有條愚民

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訐而陰持其予奪之柄以為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愬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慙伏悔罪訟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委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既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廨葺儒黌葺常平義倉而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至於生為立祠樹碑廪廪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絶無僅有者也而況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某序于篇首侯初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捃兩江叛蠻有功超擢宣闈都司歷江東劇郡元僚績用甚著其來烏傷治行為諸邑最憲府方交章列薦于中朝行嚮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

擇焉

送慈谿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于宣閫署慈谿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沒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為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之道頼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于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置勿論臨川陸氏與朱氏並以性理為學而

其為說莫適相通雖鵞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谿楊文元公鄞袁正憲公父子為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黄公亦慈谿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閒而務以躬行為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髙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為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脩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鵞湖所未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敎休明建學立師

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谿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登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涖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為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朋離别之思已具於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為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羣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為不足為而獨以不知地理為恥探奇勦說憑虛造言人自為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尚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氏所未有也觀其記辨馳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曽不悟反疑術者未睹此祕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_闕

變置百年之丘壟使先世體魄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故先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咎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為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為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屋中譁世之浮詞予固已厭其強聒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迄無所驗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於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

地但當擇術者而已蘭溪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於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為之序予方懼書生以游談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為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考名定價於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於其術而無速於自售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動其喙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士倘有槩於心乎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豢於貴驕而縱為異時華靡遨放事延儒先以為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悟爽朗穎出不羣丱歲即務記覽弄翰為詞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為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為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覩其光儀而聆其

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髙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為黄冠師間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金鑄辭著為訓典播為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熈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以檠然之文如塤嗚而箎應也逮伯雨倦游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竒采遁發欲一經

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為贄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絶之材不徒有閈於家庭而脱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髙風雅致固可槩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為無窮述作之家尚有考焉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齒爵位望而一以歳月為後先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讐之復俾某為之序而刻寘

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菴某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

序續集者寧不為之畢其說乎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祲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紀夢之竒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於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予忝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表衰然出班前立者諸生痕都斯坦其氏拜珠其名明善其字也予既竣事而歸

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以上於春官而科舉事遂
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
以憂去服闋而來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
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
十人之外方待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
予請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討奏被上旨復以科
舉取天下士予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
善果再薦于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召入對大廷遂為進

士第一予夢於是始驗其兆見於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於科舉復興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力也哉葢古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必參之以三夢夏曰致殷曰觭周曰咸陟其術皆亡粗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歸美于上其惡而凶則贈送而去之予向之所夢以為噩歟則明善族系之貴學殖之富溷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為思歟則

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者不止明善也以為寤歟則明善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嘗道也以為喜歟懼歟則予於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歟兆見於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應在於科舉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内交於明善者聞予言往往為詩以紀之好事者因會萃成卷求予志于卷首以實其説予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為豐年旐旟為人衆釋之者謂此即所獻之吉夢也矧今聖

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於牧人之所夢者顧予䟽賤不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諳公嗟嘆之不足而咏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與得失之故固出於天者之素定苟未能脩其在人而徒欲取必於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予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於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為譜言

氏族者或謂黄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黄氏出於帝高陽者自柏翳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黄諸國為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黄歇出於金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川而其後有沈姒蓐黄諸國為晉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黄淵皆以國為氏或又謂黄之得姓始於柏翳祖臯陶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江夏人唐之江夏暨會稽零陵巴西東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各有黄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别乎官失其守而譜

學墜絶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於千載之上固難矣惟婺之黄氏由金華徙越之剡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陽江陵之監利為五大族而某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婺之浦江舊譜以為自分寧來歸而郡志所載黄氏墓在浦江者見于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黄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為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没

五世祖亦隱弗仕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贈典其以
進士登於科者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
嘗補官而不及禄某際今盛世叨備官使而獲推恩於
二代顧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駸尋暮景懼一旦殞滅
以為大憾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亢其宗
乎昔太史公庭堅自序本出於金華而其譜止及於分
寧七世以上皆略弗書蓋慎之也庸敢竊取斯義斷自
九世祖而下丘壟之尚完祭享之不廢者為之圖若譜

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悉闕焉凡為圖譜之法親者宜詳疏者宜略為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可略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疎為間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於所親各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於繁哉

族譜圖後序

某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加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覿文

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女弟忠簡之子直秘閣潁誌其墓
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顯公煥今見於譜者孫男七人
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咎少亮潛之揚祖而無公
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名之更易則譜之
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墓之旁
將軍名仁環鄉先生倪朴為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
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之家皆黃姓而散處于
邑中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

譜所以不及也義烏之蘆岩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科記於我曾祖為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於譜也抑嘗觀太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乃於七世之上又遡求得其四世且謂其先由秀而婺由婺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穆知為兄弟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黄氏居江浙者大抵出於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婺由婺而越二説尤異併識於此以待

咨訪焉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尚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禄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名節孰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及嘗釣游處猶為之立祠即其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于先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賢於章句儒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初不以其賢而尊事之行其學則祭其人示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廟由顔子而下為先師者二十二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存而樂亡也孔門高弟惟顔子子夏並為先師子夏詩有序易有傳固學者所共宗顔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于先聖其後復列子夏于十哲而獨推顔子為先師者詎不曰講習其言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於濂洛乾淳三數大儒此學者之先師也夫

既立其書于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爲書院者又取前史所載髙人逸士若子陵者以爲先師子陵矯前人之失不過荅侯霸之兩語他論議風指則皆寂寥無聞世特以其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於文則爲經術脩於行則爲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學莫適相通乎建陽劉生仲寶以選署餘姚之髙節書院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予聞仲寶之先少師文簡公受業考亭讀論語至于欲無言喟然而嘆謂言語非所

以學由是一意務爲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與子陵雖殊而脩名姱節視子陵可無媿仲寶家庭之傳必有異乎區區以呻吟佔畢爲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寶進則風勵之以儀刑夫前哲退則以家學私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乎仲寶之行也同志之士臨别贈言凡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甫實序之及來錢塘復求予爲後序杜君隱居武夷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爲起庶幾善學子陵者仲寶試以予言質之何如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札剌爾公為資政院使涖事伊始首詢官府之沿革及所總政務之本末次第前徽政院紀源之書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蓋設官之始在東宮則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徽政院互為廢置間嘗改建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詹事徽政之所掌悉隸焉今天子始錫名資正院以奉中宮由其更易靡常新舊交承文案填委舛

錯隱漏猝難窮竟故於戶口之登耗財計之盈虧人材之升黜工役之作輟皆無從周知公以為古之君子居其官則思其職苟非有舊典之可稽則雖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於院官令架閣庫出所藏故牘俾經歷司官與提控掾史等精加考覈會萃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贊其成凡本院曁所統諸司官屬之員數品級係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貢輸歲賦徵納銓選格法營造規程悉分臚列細大弗遺釐為三卷號曰資正備覽𢳭其

大綱而萬目畢隨舉而措之斯易易耳以渭承之隷太史氏俾執筆題辭於篇端昔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一歲决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何事平舉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為不如矧今資政領以專使皇上為官擇人非執政侍從近臣莫克當其選倚注之重豈羣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諉于主者而一以

身親之他日入侍燕閒上承清問必能枚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為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蒐羅故實以備闕文且將貽於方來為不刋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來者尚無忽諸

送徐房禮赴冀州尹序

上即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勲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柬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

畀以郡寄仍召對於便殿親臨諭遣之羣臣苟預在行
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稱塞上意則相率詣
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為敷繹聖訓且告以利
害有須興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為虛文臺
司尋導旨于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官
又建白勿委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於職分之所當為
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
人以充其選故所臨遣闕十有闕人皆首及於要地而

兵部郎中徐君彥禮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冀領五縣最為名郡而尹為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彥禮奮自儒科待詔翰林編摩史館博洽於古今而究覩其治亂盛衰之故矧嘗簡在眷知擢居六察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史之列而為立傳彥禮其勿為汲黯之於淮陽而為黃霸之於頴川他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

於循吏則黄霸詎得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為文者咸賦詩以送之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政有小大之殊故雅有小大之别仲山甫祖齊而尹吉甫送以烝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於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永懷而已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幽不燭鑒内重外輕之弊而為官擇人甚盛舉也播為詠歌鋪張聖德以

配烝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私於彥禮而慰其永懐之心耶庸推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端如此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内渡江後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歸然為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冢子

能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為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間父子自為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毋夫人鄧氏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有聞於史學大理公殁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考質焉先生於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孳孳

矻矻而忘其老閥閱貴游挾清才雅藝以馳騁於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實而要其歸一本於理昔之善為品評者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内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謦欬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為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襲藏遺稿懼歲

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為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溍序於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溍之曽大父太常府君同為郎于吏部溍生也後猶及拜於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平復着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溍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為託溍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作述之旨邪姑次第其梗概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淳辛未取世

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强起為儒學官晚乃敎授溧水州尋以建康上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虞公已為誌于幽堂此不具

順齋文集序

故贈祕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殁仲子御史君機裒輯遺文曰閒居叢槁者為二十有六卷以授某俾序之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

行狀公生而嶷岐卯歲就學强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藉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于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于名物度數下至隂陽醫學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為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静定而參透于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

終却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為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一宇内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為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粹譬如良金美玉不俟鍜鍊琱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上新即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昕陛士大夫尤以為榮論其世則太平

極盛之際也其浮沈州縣白首登籤黍以非才承乏冑監實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獲以疵賤之士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概如右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德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皇考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徙興元公嘗為郡學正終吏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

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陜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壙有志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

繡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傅其流亞也先生曩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束書東歸遯跡林壑悶覽物興懷一寓于詩悲

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呫呫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淸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生之雋軌而與之參翺翔非餘子可得而預也予年復後於二君而於先生爲中表子姪行自丱

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之詩顧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稿癡稿聽雨留稿者重加詮次為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醎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稿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得景文所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槩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

而不遂泯滅也先生韜光弗耀十五寒暑部使者强致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為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沈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名自累名且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為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善而藏之以待後世之揚子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竈字元益景文諱野景傳諱堯道云

送鄭仲舒詩序

浦陽鄭仲舒以才學受知今太師丞相由布衣入經筵為檢討會參贊官闕即命攝其官予與仲舒同里閈而託三世之契至是又以官聯而申僚友之好休暇過從尤密暨予以老得謝而退付田里仲舒亦以外艱南歸服除當還朝朋友咸為賦詩而徵予以序為贈言之首葢贈之為言增也古之贈言者將以增益其所未至而今之贈言者直欲為延譽俾增重於一時仲舒之先聚族而居迨今九葉朝廷既旌其門閭而復其徭役士大

夫莫不爲之紀詠以修其事仲舒染濡家庭義方之訓
厚自樹立卓然有過人者予固無以爲其增重而仲舒
有國之元臣以爲知已凡所納交皆鴻生𩀱彥亦無俟
予爲之延譽而有所增重若夫攄瑰奇之素藴酬特達
之殊遇以增崇乎遠大之業此則予區區愛助之情不
容已於言者矧今明良相逢夙夜圖治網羅衆彥靡或
遐遺仲舒諸父昆弟宦遊於京國有同升館閣者仲舒
踵蟬連奕葉之盛衣被雲漢昭回之光使澤加於人名

垂於後在此行矣豈但躡尋故步取一資半級以為州里之榮哉顧予衰朽殘生無所可用結廬墓左待終天年追念向來英俊之並游恍若隔世於仲舒之行雖不能無歆豔贊慕然以心思凋耗筆硯荒落無從藻飾雅談鋪張盛舉輒因序詩而附見予屬望之私焉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嚳見於劉賔客之品題戴峴鮀巖水檠環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

紀詠所及入於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為奇境而埋没於榛莽翳薈之間久未有啓其祕者李君公澤厭城邑之囂煩始闢其地建别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據其要會以極遊眺之美又旁攬其勝槩號曰六觀各為一詩鄉先生與時之俊流咸共屬和而太常胡君為序於左方公澤復出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愬聽並至節度使而愬

為左僕射同平章事聽為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之遇不遇為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則愿嘗秉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為達官而心有所不樂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俱以世貲補官其兄仕於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宣政使辟舉入幕而出臨絶域或游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

公澤亦嘗被命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鴻筆能鋪張其事以為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退之餘强顔復起而竊食於輦轂之下奔走伺侯趦趄囁嚅其為人視公澤何如尚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

公澤曰予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分矣以區區陋微而儗於古之大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置勿論而以一言相慰藉於風月寂寥之鄉可也予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為序

文獻集卷六